

# 《天平之薨》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天平之薨》

13位ISBN编号：9787544264426

10位ISBN编号：7544264424

出版时间：2013-1-1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日)井上靖

页数：198

译者：谢鲜声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

# 《天平之甍》

## 内容概要

台湾谢鲜声译本，前身由三三书坊1986年出版。

鉴真东渡弘法的传奇。

即使自己双目失明，也不愿世间有黑暗之地。

天平之甍，日本对鉴真大师的尊称，意为“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

文学巨匠井上靖旷世杰作，获日本艺术选奖。

朱天心长文导读。

“既然日本有人来敦请，我同法众中，不知有谁答应渡日传法？”

没有人回答。“有谁要去吗？”仍没有人回答。

鉴真三度开口：“是为了法。即使有淼漫沧海隔绝，生命何所惜，大家既然不去，那么我就去。”

一位大和上，十七名高徒，四个留学僧，无数大唐珍宝，浮沉流转于大海，和尘世。

此一鉴真和尚的史事，是井上靖依据奈良时代的著名文人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而以小说笔法写成。书中人物所处时代的人世背景是如此深厚，以致所思所想所怨所怒所欢悦所终身企求的，不论值与不值，皆是掷地可作金石声的有分量。

——朱天心

《天平之甍》刻画了超越个人的意志和热情，与自然和时间进行搏斗的形象。

——福田宏年

我想起我喜欢的《天平之甍》，几个日本僧人耗费一生在异域之境抄写了上千卷经文，以四艘船载回日本，但在怒涛中因沉船而使大批经文一卷卷沉入海中。那样的残酷和虚掷。

——骆以军

# 《天平之薨》

## 作者简介

井上靖（1907～1991），日本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和诗人，日中古代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古代史研究家，日中友好社会活动家。1907年出生于北海道，早年遍读中国典籍。代表作有《斗牛》《城堡》《天平之薨》《楼兰》《敦煌》《孔子》等，其中《天平之薨》于1958年获日本艺术选奖。

# 《天平之薨》

## 书籍目录

目录

导读 时移事往——《天平之薨》 朱天心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附录 《天平之薨》写作经由 井上靖

## 章节摘录

版权页：四月三日自难波津出航的四船，在武库、大轮田泊、鱼住泊、怪生泊、多麻浦、神岛、韩泊、备后长井浦、安艺风速浦、长门浦、周防国麻里布浦、熊毛浦、丰前分间浦等内海的港口或寄港或碇泊，于月中到达筑紫的大津浦，在本土的最后一个港口，四艘船为等候顺风，耽搁了几日。四月末，广成一行自大津浦航向外海。自接受节刀后已过一月。从大津浦到中国有两个航线；迄至天智天皇的第五次遣唐船为止，通常由此出发航向壹岐、对马，再沿南朝鲜西海岸北上，横穿渤海湾口，在山东的莱州或登州登陆，再由陆路南下洛阳入长安，但这一定要南朝鲜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才能保证安全。后因新罗统一了半岛，此路已不通。第六次以后连续三次皆由此出发后西航，过壹岐海峡出肥前值嘉岛，得信风一气横贯中国海，漂至以扬子江为中心的扬州与苏州之间。当然广成一行也得走此航线。普照与荣睿所乘的船是判官秦朝元的第三船，这条船上尚有两位留学僧，一名戒融，一名玄朗。戒融是开船当日自大津浦上船的筑紫的僧侣，与普照同年，体格高大显得傲慢，玄朗年轻两三岁，容貌端正，观察其言行颇有气质，是纪州的僧侣，听说来大安寺有一年，但普照与荣睿以前从未闻其名，也未见其人。从筑紫大津浦出发的第一夜起，虽无惊涛骇浪，船却像一片树叶受外海大浪的搬弄。除了船员谁也不能咽下任何东西，都像死人般地随处卧着。这种状态持续了多日，只有普照是例外。头两天跟别人一样痛苦，第三天则头昏、胸闷皆除，已可平心正坐任船摇摆。可是朝夕眼见着身旁三位留学僧深受晕船之苦，也不是件愉快的事。最厉害的是荣睿，整日张着口，痛苦地微声呻吟，那浓眉锐眼的脸，不消几日已憔悴不堪。玄朗则像死了似的，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有一天，海上已暮色苍茫，躺在最远处的戒融忽然向普照讲话：“想着什么？”这是这位外表放荡不羁、身体魁梧的同道首次打招呼。乘船时彼此互道姓名，之后晕船各自处于孤独的战斗之中，直到如今尚无交谈的机会。“什么都不想。”普照回答这位仰卧着身体、把眼珠转向这边的筑紫出身的和尚。从第一次见面普照就想不出这个大块头有何条件被选做留学僧。“我在想，人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而且唯有靠自己解决，之外毫无办法。我正在受苦，不仅是我，荣睿、玄朗皆受苦，可是你并不苦，很幸运地脱离了痛苦。”普照心想这家伙怎么讲这种令人讨厌的话。严格地说，所说不差，普照并未同情别人的痛苦，虽觉得可怜也无可奈何，也不想办法帮助。给人指摘出来自然不愉快，戒融好像看透普照的心情，继续说：“不要介意，我只是说出事实罢了，我若换上你的立场，我也会跟你一样，人就是这样。”虽非故意做作，戒融突然匍匐，想从已无一物的胃中吐出什么，然后呻吟着：“啊！好苦！”普照跟玄朗这位年轻的僧侣倒时时交谈，通常是在船激烈摇摆的时候，老是由玄朗开口。好像是有意藉讲话分心，其口气似诉说亦似独白，显得有气无力，但语调颇为热切：“这算什么。不会有事的，再忍耐一些，只要不遇海难，船就可到达唐土，亲访传说中的长安、洛阳，在那里走动、在那里思考。大慈恩寺、安国寺、西明寺，都可亲眼目睹，我们将在其中的一个寺里进修吧，需要知道的事太多，需要读的书也很多，所有东西都要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从地大物博的唐土我该汲取的必须汲取。再忍耐些。只要再稍许的忍耐！”听着有一种悲哀的味道传来。这些话确实触动了每一个人心中深处所具有的淳朴感情。这在别人或许是怯于启口的，不致如此表露。玄朗的脸色苍白，大家沉默不语地听着，大有让他说个满足的意思。唯有一次戒融听不过去，对玄朗的话打岔说：“不要说梦话，船到得了到不了还是未知数呢！”见血封喉似的说法。就是这种时候荣睿不知是听着或没听着，始终保持沉默，眼神注视空中的一点，不断呼呼作气。

## 《天平之薨》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此一鉴真和尚的史事，是井上靖依据奈良时代的著名文人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而以小说笔法写成。书中人物所处时代的人世背景是如此深厚，以致所思所想所怨所怒所欢悦所终身企求的，不论值与不值，皆是掷地可作金石声的有分量。——朱天心 《天平之薨》刻画了超越个人的意志和热情，与自然和时间进行搏斗的形象。——福田宏年 我想起我喜欢的《天平之薨》，几个日本僧人耗费一生在异域之境抄写了上千卷经文，以四艘船载回日本，但在怒涛中因沉船而使大批经文一卷卷沉入海中。那样的残酷和虚掷。——骆以军

## 《天平之甍》

### 编辑推荐

《天平之甍》编辑推荐：“既然日本有人来敦请，我同法众中，不知有谁答应渡日传法？”没有人回答。“有谁要去吗？”仍没有人回答。鉴真三度开口：“是为了法。即使有淼漫沧海隔绝，生命何所惜，大家既然不去，那么我就去。”《天平之甍》为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井上靖根据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最后终于成功抵达日本的历史事件写成小说：一位大和上，十七名高徒，四个留学僧，无数大唐珍宝，浮沉流转于大海和尘世。鉴真最后一次东渡之时，已经双目失明。最后抵达日本，经过经辩，令日本举国膜拜。鉴真仅仅凭着记忆，日本奈良筑成一座至今尚存的“唐招提寺”，不但成为佛国的奇迹，更成为感动万千今人的奇迹。鉴真东渡弘法的传奇。文学巨匠井上靖旷世杰作！

## 《天平之薨》

### 名人推荐

此一鉴真和尚的史事，是井上靖依据奈良时代的著名文人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而以小说笔法写成。书中人物所处时代的人世背景是如此深厚，以致所思所想所怨所怒所欢悦所终身企求的，不论值与不值，皆是掷地可作金石声的有分量。——朱天心《天平之薨》刻画了超越个人的意志和热情，与自然和时间进行搏斗的形象。——福田宏年我想起我喜欢的《天平之薨》，几个日本僧人耗费一生在异域之境抄写了上千卷经文，以四艘船载回日本，但在怒涛中因沉船而使大批经文一卷卷沉入海中。那样的残酷和虚掷。——骆以军

# 《天平之甍》

## 精彩短评

- 1、寡淡。
- 2、补记
- 3、平实的语言素描式地勾勒了曲折和苦难
- 4、是亚马逊做活动的时候买的，觉得应该是一本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看完的书。书中有太多的日本历史的简介，确实开篇看来，让人很眼花缭乱，分不清各种人物关系，有点看不进去的感觉，但是越往后看，发现这书大部分是从日本僧人的角度讲解的鉴真和尚东渡曲折与坎坷，这与学生时代所学的古代史的“鉴真东渡”简单的几句概述有着本质的区别，有太多的人物、心理性格描写。觉得看这本书，确实蛮需要点耐心。没有太多浮夸的文字，刻画日本僧人对聘请鉴真和尚东渡的顽强毅力和决心，感觉重点不是在写鉴真和尚。
- 5、赠品，还没来得及细读，应该不错
- 6、251 井上靖这本书很好看啊，其实从一开始朱天心的导读就很引人入胜，算得上是我看过我最喜欢的导读了，井上靖近乎白描的文风我也很喜欢，看得出井上靖是对日本留学僧还有东渡日本传播佛学的中国僧人尤其是锲而不舍的鉴真和尚花了很大功夫作研究，才写出那么让人感动的《天平之甍》！看来井上靖的书要多读一下...【出草入草，谁能寻讨，白云重重，红日杲杲，左顾无暇，右顾已老，君不见寒山子，行太早，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雪窦禅师写得太好了！
- 7、现在到日本是何其容易，想想那些为了文化，为了进步而不惜失去生命的日本国人是何其伟大
- 8、日本留唐僧 鉴真东渡 天平是一个年号
- 9、心中的宏愿与茫茫大海的对抗。
- 10、对于文中信念的执着和每个人的命运 无法释怀！
- 11、不是我的菜，耐着性子看了三次，都无法看下去。说是纪实书吧，不像；故事小说书吧，又没什么情节；不看了，反正是赠送的。
- 12、心疼业行
- 13、非常值得一读的小说，能够从中获得“道”之不同面向的体验
- 14、只读了第一个章节因为到期了就还了。为这种信仰好奇，被他们的执着感动
- 15、我是无名客 长迷有漏津 今朝蒙善诱 怀抱绝尘埃
- 16、很平淡的语气。不像楼兰。
- 17、不错，不过没有太多的惊喜
- 18、执念与命运。一辈子能做多少事。业行终其一生的抄写经书，最终躲不过沉入海底的命运。
- 19、值得阅读。文笔清简，感人至深。如配上图画，图文并茂，则更加愉悦。买过井上靖的《孔子》《敦煌》，但没有看。这本《天平之甍》是满99送的。前一陣出差時帶著，看了一多半，結果落在飛機上了，準備再買一本，結果不送了。只能直接買了。由此可見我對這本書喜愛有加。供大家參考。
- 20、讲的是人生命运和信仰。都是和尚，在道路的选择上却各异。
- 21、井上靖的小说有静气，朴素到近乎白描。这种风格很少见，写的好的更少，没有了描述性的掩饰，作家性格更容易暴露
- 22、个人认为井上靖巅峰之作，其中既有人置于时代洪流的蜉蝣过海之渺茫感，又融合了来自四个日本僧人视角，关于禅关于武士道和宿命论，相比楼兰与敦煌更多基于史料的阐释与对西域的想象力，本书流露出更多作者自身的思想。
- 23、平铺直叙，完全谈不上文采，但读毕感受到一股沉静而坚持的力量。抛开一切矫饰，留到最后留得最久的总还是那最朴初的真心。
- 24、看情节像是我喜欢的书，只是词句格涩，读之不暢（连前面全盘刨底的导读都是拗口的！），疑译者水平太有限！
- 25、满是人间烟火和命运无常的味道。井上写的东西总是写的那么克制，简洁，却让人猜测其下汹涌的暗潮，寥寥几笔就令人难忘。你坚持的东西可能毫无意义。本来可以得到的却在你的纠结和恐惧中错失。不经意间你可能成了命运眷顾的那个人。无数人的因果，牵连交错。
- 26、2016.5.8 六次起行 五渡失败 航海三次 鉴真东渡传播文化竟有这么大的困难险阻
- 27、井上靖的书，如清水一般。没有波澜壮阔，唯有小溪潺潺。看似普通平凡的文字下，隐藏巨大的人物内心力量。直到最后，我都不愿意相信业行的船和他毕生抄写的经卷沉眠海底。

## 《天平之甍》

- 28、不比敦煌却也平静之中见广阔 感叹 人世间 唯有信仰 令人毕其一生 笃定追求
- 29、冷静而深邃。
- 30、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 31、取材自鉴真东渡，流水账般平淡的叙述，正切合僧人不动声色的执着。
- 32、我要再去一次奈良  
两遍
- 33、仅仅白描，已足动心魄。译笔古雅，较楼适夷译本之通达又是另一番韵味。
- 34、我总觉得似乎少了一点点激动人心的地方，可转念一想也许这样才是日本文学的性格
- 35、买来给孩子看的。尽管孩子对某些东西不是特别的关注。前面的介绍叫她崩溃（太长了）。她还是看完了她。
- 36、白描，但细看就很波澜壮阔。对话不多，但特别突出人的性格。有信仰的人了不起。
- 37、此书看的很累~微微慎重一点吧
- 38、鉴真东渡 和许多僧人
- 39、写的是如何面对信仰，文字淡得极苍茫。
- 40、还行吧，第一次读井上靖的书。
- 41、朱天心的序远比正文精彩，是近几部井上靖里最觉平淡的一部。
- 42、喜欢素淡的封面，井上的书国内引进的并不太多支持下
- 43、“是为了法。即使有森漫沧海隔绝，生命何所惜，大家既然不去，那么我就去。”他们都不急功，一件事做一辈子。那几十几百的经卷摇摇晃晃消逝于绿藻之间的模样及那吞入经卷的清澈潮水，仍清晰地浮在眼前。白云重重，红日杲杲，左顾无暇，右顾已老。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鄮山阿育王寺。奈良唐招提寺。新版送造船男。
- 44、《孔子》看不进去 这本坚持看完了 接下来攻《敦煌》
- 45、白云重重，红日杲杲。左顾无暇，右盼已老。
- 46、在看这本书前，对东渡的历史大抵还停留在几行浅薄的印象。在火车上，花了不到两个小时看完了。感受到一行带着梦想又或者湮灭了梦想的青年如何在繁华的大唐耗尽了他们的青春。文章略晦涩，本人阅读功底不够，第一遍懵懵懂懂。感谢卷首的小评，将整本书的内容，整本书的精神都用他自己的理解诠释了一遍。左顾无暇，右顾已老，这种岁月苍茫，不知出入的感觉，由此而引发，埋于心底，着实让人莫名揪心又莫名感动。
- 47、因为要迎接亲王的《草原动物园》重读。
- 48、以前因为《楼兰》《敦煌》知道的井上靖，也买了《孔子》，没想到第一本读完的却是这本《天平之甍》。看这本书的我，正如文后作者看《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说“不懂之处虽然很多，但是无法中途放弃。”题材是感兴趣的。
- 49、读了一大半，历史小说（把当做知识来看）蛮累人的。
- 50、语言精练通达，三言两语就把读者带入东渡的大海中，极具感染力，钦佩之情久久无法释怀。
- 51、“他不像一个唐人，也不像一个日本人，而是一个佝偻衰弱的老人，冒着拂拂的海风站在高岸的顶上。”
- 52、鉴真东渡记。
- 53、三刷。
- 54、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 55、后半段果然更精彩。自荣睿故去之后，普照离开鉴真一行，专心代替业行抄写被他落在海南岛的经典。三年之后终于东渡之事再起，见到鉴真，本以为在流浪中失明的恩师一定苍老了，但鉴真面孔明亮安静，竟比原本更显得年轻几分。『照啊，你在哭吗？』鉴真问；普照哽咽着回答：『没有啊。』... 阅读更多
- 56、l313.45「5」。想起那个小黑屋里演绎过的晁衡的故事。另，留学僧这个名词有点可爱w
- 57、平淡中的力量。想去阿育王寺和栖霞寺走走。
- 58、少年子弟江湖老.....“各自努力，随缘好去。”
- 59、推荐，内容不错，有意义
- 60、日本人写的这类历史小说很感人，比日本人崇高好多，仿佛他们仍然深深怀念以前的中华帝国，比我们自己都怀念。

## 《天平之甍》

- 61、半文言笔法。历史的弘与人灵的深。语言雅隽到极致，对大唐风物和政史的描写充满古风去韵，人物内心的悲乐之涛寥寥几字即跃然纸上。结尾处，斗转星移的命运就像鉴真和遣唐使们面临的瀚海一般，渊深而不可触摸。《天平之甍》有一种令人潸然泪下的纯粹。
- 62、流水账式的平铺直叙，不太喜欢作者的这种风格，也许是翻译的问题。读这本书，完全出于偶然：16年9月接到写鉴真的任务，便找来一切相关的材料——从文献、采访记录，到文学作品、影视戏剧，短时间内几乎把所有可以查到的资料看了个遍。于我，书中的情节再熟悉不过，不同的是，这本书的从遣唐使的角度出发，对鉴真着墨甚少，形象偏冷峻；倒是几位遣唐使的形象真实丰富一些，特别是业行，他对抄本近乎执着的保护和爱惜，令人好生感动。
- 63、想知道乳头点香灯怎么操作( \_ ?)自己对寡淡派巅峰宗师井上靖就是没感觉( \_ ?)
- 64、就于文笔，莫若单薄。从日语切换过来感觉在意蕴上损失了不少，倒不如跋中原文古汉语来得精妙。但普照与鉴真等和尚心之诚，意之坚为此增色了不少。读起来亦简单平直，很容易让人理解几位和尚的内心活动与目的。作者很明显的采取了一种倾向佛教却又不委身于它的角度。相比较法的传承，更在乎的是教这一外形的发展趋势。
- 65、为何玄宗同意鉴真去日本但是要求带几个道士，日使就不愿意了？换船的时候为啥宁愿大动干戈搬动业行的经书也不愿换别人？

1、希望自己能记得——佛教始于西域，玄奘独身向西寻求真经，几百年后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以授戒。对西游记印象太深，玄奘一人行走的困难都被形象化成妖魔，连小孩都能感受一路的艰辛。但想到东渡，比较西行的曲折的漫长的路途，东渡的距离首先近了很多，但变幻莫测的大海和未知的异途说不清哪个更坎坷。牵扯到国别政治道义阻碍。似乎处处都是不顺利。书中的一行和尚人生大不同，戒融留学僧异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在乎职责他人的约束，最终也想要回到祖国，不知是要传递什么；玄朗从出发似已胆怯，初几年留学僧生活还和大家无差距，自己走路不知经历何种坎坷，佛教已不足支持，妻儿身边更是踏实；荣睿时刻不忘身上任务，似不曾彷徨，然而时乖命舛，来不及看到成果；普照作为书中主角，描述最详细，不够坚定犹豫等好似普通人，归日的辩论提醒读者其优秀，普照觉得自己和戒融的路不一样，却也说不清；业行老僧太超脱，因为距生活太远完全无法相信其真实存在，鉴真和尚为荣睿感动愿渡日传戒，屡败屡战，历经人事变迁，自己年老眼盲，初心不改，旅途漫长体谅身边人艰苦每每休整都是为了身边人可以一起到最后，体贴却改不了结果让人心酸。东渡准备多年，到达日本后的一切似乎成了理所当然，寥寥几笔写的都是结果。淡海三船的节本是为了让当时更多人来读事实，井上靖写此书又为了现今更多人能读懂这段历史，此记希望自己多回顾这段历史。

2、戒融突然匍匐，想从空无一物的胃中吐出些什么，然后呻吟着：“啊！好苦！”啊！好苦！不知为何，对这个场景印象很深，一行四名留学僧如枯叶漂流海上，只是想着自身事，人生何向，不知。然后戒融突然发出感慨，每个人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也只能自己解决，除此之外别无办法。啊！好苦！个人苦，人生苦，命运苦，无处不苦。聪明者，崇高者，上下求索者，归于平凡者，埋首于书海者，认识世界又进而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无能又了解面对世界的无力，做成一件事已很难。很喜欢志于走遍大江大河的戒融，出走天竺，无心家乡，自信又决绝。但自知最多只能是玄朗，即使最初同样抱着崇高的理想，但事随岁月移，最终归于平凡，娶妻生子，走不回来时路，又惆怅又理解，这样的人生。鉴真说：“是为了法。即使有淼漫沧海隔绝，生命何所惜，大家既然不去，那么我就去。”真是崇高。

3、《天平之甍》与其说是在写鉴真东渡日本传教的传奇，不如说是在写几个日本留学僧在异国的人生和命运。就其主题来说，与其说是在写信徒对信仰的执着，不如说是在写信徒在信仰与生活之间流转浮沉。

4、“井上靖和川端、三岛一样都是巨匠级的大家”，川端十多年前就读过一些，三岛后来也略有涉猎，井上，至今才第一次读。某人跟我提及过数次他的《敦煌》，尚无机缘。这本《天平之甍》，是无意偶得。不熟悉井上的文风，读完这本，只觉很淡很淡，如水。虽说是小说，叙事也好，措辞也好，很像一场记录，没有激烈的起承转合或者壮阔的大开大合，只是风轻云淡的娓娓道来。鉴真六次东渡，费时十余载，生命每每危在旦夕，在井上的笔下却不显任何表面的惊心动魄，只有合上书自忖的心悸。虽说“天平之甍”是日本对鉴真大师的尊称，意为“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井上却不从鉴真入手，而选择了四个随第九次遣唐使而来的留学僧，尤其以其中的普照为重点，以普照所看所思所察来还原这段恢弘的历史。根据井上本人在《天平之甍写作经由》中交代，鉴真的故事在《唐大和上东征传》里或许阐述的很清楚了，而他只是“把它用现代小说的方式加以小说化，让现代的人容易读，容易亲近”。而这确实是很有意义的事。鉴真东渡，在中学的历史课本里大概占了一两行数十个字而已。为此付出诸多努力的各位身影，更是在历史中灰飞烟灭，无人得知，无人在意。井上笔下与东渡直接相关的主要人物并不繁多，左右不过是普照、戒融、荣睿和玄朗日本四僧，鉴真、思托、祥彦数位大唐人氏，外加非常特殊的业行占去了大篇幅的笔墨。深深打动我的是戒融选择了云游四方，业行选择了抄经，荣睿选择了请律师回日本。都清楚的认识到自己未必是能在经学上有所建树，都作出了自己最坚持的选择。戒融芒鞋竹杖走过中土各地，甚至要去天竺，在行走中实践佛法。业行数十年如一日佝偻着抄经，只求为日本带回正本清源的经书。恳请鉴真回日本的荣睿，倒在了中途，但没有他就不会有鉴真东渡。这三位，不过是最最普通的日本僧，或许没有聪慧过人的才智和悟性，却有最勇敢的坚持，而且这坚持，安安静静，平平淡淡，始终如一。这样的人生，值得欣赏和敬畏，哪怕戒融最终不一定去成了天竺，业行几十年的心血连带性命葬送深海。哪怕没有结果，坚持就是最光芒的所在。鉴真更不必提，次次失败，漂流海上，辗转南北，无多言语，淡然坚持，从五旬到六旬，从明目到盲眼，终于传给了日本正规的戒律，刷新了日本佛门授戒制度，成为奈良时代最重要的纪事，留

下的唐招提寺，成为了中土无存的大唐寺庙建筑典范。P41：“想来佛陀的教训应该是更悠远广阔，连结于黄河之长流、白云之漂流与难民之流动才对。”“有一天习惯了唐土的生活，我要用自己的脚步遍走这一片广大的土地。披僧衣、受布施，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戒融P73：“如能托人家就好了。可是一旦紧急时不敢代替经卷将自己投入海中的人，我不能交代。可是没有这种人吧！我只有自己带回去。”P173：“我抄写的经卷一踏上日本之地，会自己走起来，丢弃我走向各处。许多僧侣读它们、抄它们、学它们。佛陀的心、佛陀的教训会正确的传布各地，会建筑佛殿，所有的行事越盛，各寺庙改变装饰的样式，连供物的放法也都会不一样。”——业行P79：“是为了法。即使有淼漫沧海隔绝，生命何所惜，大家既然不去，那么我就去。”P100：“既然为了法，我东渡日本的决心不会改变。”——鉴真再补几句朱天心书评中的几句。并不十分相关，却深以为然。“我是最容易对心爱的人心爱的物事下狠绝之言的，因为是自己喜爱的，实则也是责到自己身上来啊。”“昔日我极喜欢‘一杯看剑气，二杯生分别，三杯上马去’式的分道扬镳，于今觉得虽是意气风发，然终有一些负气的烟火味。我更喜欢六祖慧能的心平气和，他说的是‘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六祖言毕，徒众作礼而退。”

5、天平之甍《天平之甍》[日]井上靖著，谢鲜声译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四年，朝议派遣其第九次遣唐使至中国。开篇一句，已让人分不清这薄薄的小书究竟几分小说几分历史。自此读下去，通篇都是这么正经的句子，那种日本特有的内敛性格与侘寂收束的美学追求，以区区几万字，在不动声色之中，凝聚出一股静水流深般的力量，承载起一段令人望而生畏的历史故事。是时日本政治文化深受唐土影响，圣武天皇笃信佛教，然国家混乱，法律不作为，佛教戒律放纵，亟须从大唐汲取能使日本正规化的先进经验。普照、荣睿、戒融与玄朗四僧，在樱花含苞待放的春季，心怀深入大唐灿烂文化的憧憬，肩负招聘授戒僧赴日之使命，远渡重洋。半年留学僧生活，玄朗的故国之思已快要压倒对大唐所有事情都要亲眼目睹、亲耳聆听的理想，“只想回日本，日本是最好的日本，人离开日本无论如何无法过真正的生活，不管谁怎么说，唯有这事是正确的”，甚至一度想以健康为由早日回国。二十年后，早已退出的玄朗携妻儿找到普照，请其帮忙安排返国，实在想让他看看他长大的国家呀。普照安排妥当，不料玄朗放弃——最想回去的人终于可以回去了，却早已失了回去的颜面，回不去了。鉴真第一次东渡，玄朗因觉小船渡海危险而告别一行人，普照为玄朗设宴饯别，一如当年普照送走托钵打扮的戒融。戒融认为“为经典语义一言一句的诠释所牵制的日本和尚”愚笨透顶，“想来佛陀的教训应该是更悠远广阔，连结于黄河之长、白云之河流与难民之流动才对”。普照热爱的佛学在经书典籍里，戒融追求的佛学在苦行云游中，从此相别。多年后普照在日本唐招提寺收一甍，想是戒融或玄朗所赠，成为书名物理原型。那时候的出海，目的地只能抽象成方向，有时候风向一转便连方向也没有，赴日的船只，漂到海南岛去也不足为奇。十一年间鉴真六次渡日失败五次，普照、荣睿等等，每一次，都在经历生命、信仰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期间艰辛之极，五次渡日失败后，鉴真失明，那个最执著于使命的荣睿病死了。信仰面前生命几分重？自然面前信仰的意义又有多大？业行先普照三十年入大唐，不游历，不见人，五十年如一日，佝偻着瘦骨嶙峋的身体伏案抄经，一字一句未敢稍怠。“本想自己研究，结果浪费了好几年，这是我的失败。我没认识自己，早知道自己再怎样研究也不会有什么成就就好了。太迟了，经典也好，经疏也好，现在日本最需要的是——到现在所倚靠的还是那些草率粗糙的本子。”读到这里，说什么好呢，太震惊了。普照等人渡唐，很大程度也是为自己学知识，开眼界，而业行所为则是毫不利己，一心为佛。有这样的故事，怎么还会有什么周总理工作到天明吃花生米那样的文章能进入课本？五十年了，所抄经书业已有相当的份量，业行终于能带着他的心血随新遣唐的船只起程返国。虽然知道自己囿于经验与身份，回到日本也没什么前程可言，他仍然充满期待，为他的书能使更多人得到佛陀的教育，受到佛陀的恩泽，为佛教戒律在日本能得以端正，到器物的摆放都讲究起来。因第一船有最好的水手配备，业行把执意把经书放在第一船。在船的安排上经历一些不愉快，但业行坚持要与经书一起，好在遇到危险需要减轻船只重量时，代替经书被放弃的命运——我想，他一定是这样打算的——正应他十多年前说的话：“一旦紧急时不敢代替经卷将自己投入海中的人，我不能交待！”可惜！同行四船，唯第一船没有到达日本。两年后普照得到消息，第一船漂到不知名的地方，船上的人被土人所杀，幸存四人没有业行。经书不知。业行毕其一生的成果，被自然打败，很想知道在人生最后的一刻，他的信仰有没有动摇过？距离普照入唐二十年，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成功，后为日本佛教做出了很大贡献。读完，也不知道是过程比结局更苦涩还是结局比过程更无奈。所有人的命运，在壮阔的河流里，也不过沧海一粟。小说不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平淡、客观像写历史，或者说井上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写历史。小说基本是跟着普照所见所闻

所知道去推进，跟着他经历与目睹鉴真和尚六次东渡及小说中所有人一生的命运，诚如经历一场修行，然后就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6、不管是七渡远洋至日本传道的鉴真和尚、普照、思托等一行人，还是终其一生在异国埋首抄经的业行，他们坚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即使在旁人看来，这些坚持，是微不足道甚至毫无意义的。个人的印迹会湮没在浩瀚的时间长流中。多少有血有肉的人，在历史记载中，寥寥数字带过，变成了不带任何感情和温度的平面符号。而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后人连其存在都不曾得知，连成为平面符号的机会都没有，如业行和他毕生抄写的经典。按照今天流行的结果导向价值观来看，业行无疑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毕生心血在航海途中沉入黑暗如墨的深海，永不见天日，自己也命丧黄泉。那些经典没有走向日本各地，没有走向各座寺庙，终究是没有创造价值。那么假如当初，经典得以幸运地运到日本，走向了各地的寺庙，弘扬了佛法，对于业行的事迹，后人是否会加以记载，又会给予如何的评价呢？世上本没有如果，但是如此加以想象，也让我感慨良多。

7、还记得购书时出了大糗。“天平之。。。什么？”店主喃喃自问。我乐了：“天平之薨么。”什么是薨？“她问。”古代皇帝死叫崩，诸侯死叫薨。“我故作高深状，同时心里悠然自得。她点头称是。隔了好多天，才偶然发现这是个“薨”字，顿时憋出一身鸡皮。之前是看过《井上靖西域小说选》，一本极古旧的书，一直忘不了那股子霉味。也许那小说就应该那样去看，也许还应该在书上留几个虫咬的破洞。历史就该这样，破落，古旧，残缺不齐。语言朴实无华。围绕四个日本留学僧的求学经历，围绕鉴真渡海经历。对人物事件落墨不多，一直是蜻蜓点水般地一扫而过。时而有日本僧关于人生佛理的争论。我也就那样蜻蜓点水般地一览而过，留下一点记忆的是留学僧在元宵节那夜逛大街，还有那个不停抄经，除此之外心无旁骛的日本老僧。当然还有面对自己的日本老乡，一直是冷口冷面，有点故作姿态的吉备真备。没有看出鉴真为什么一定要东渡日本，也许是报着弘扬佛法的弘愿，但为什么一次失败了还要再去，为什么第二次失败了还有第三次，甚至眼瞎了还要去，乃至第六次。小说里似乎很吝啬笔墨。我本以为这是小说的核心。

8、掩卷长叹，只有一个词形容来这种压抑感，“肝肠寸断”。觉得最不忍卒读的是业行穷尽毕生精力所抄的经卷沉入海底那一段，那一段读来也觉得压抑至极就像局外人一样麻木的看着一副宗教画，画风是敦煌石窟里那些壁画的样子——历经沧桑之后所有浓墨重彩剥落殆尽，只剩得洗尽铅华的恬淡，可是依旧窥得见当年的惊心动魄，使人不忍触摸。深蓝深蓝的海水，无穷无尽的经卷消失在海藻里，那个佝偻的背影，那个客死他乡的老人，发出了声声悲呼。文化传承的过程何等悲怆和神圣。看完后觉得日本作家果然是含蓄的。可是弦弦掩抑声声思。『我写的那些经卷，一到日本，就会不胫而走，它们会离开我向四面八方传开去。有多少僧人要阅读，要传抄，要学习，使佛陀的心，佛陀的教义正确地宣扬开去，把佛殿建造起来，把佛法兴隆起来，寺院将变得更加庄严，供佛的仪式也将发生改变。他象中了魔似地说下去：在阿弥陀佛的大象前，内圈撒上二十五朵鲜花，象征二十五位菩萨。在日本就用菊花或是茶花，上面挂五幅佛幡，象征如来，然后……』明明知道自己最后即使平安回到故土也会因为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像其他留学僧荣归故里一步登天，可是说起未来依然是少有的慷慨激昂。最后结局是鉴真东渡成功，传扬佛法，圆寂日本。普照得到重视，舌战群僧，得以施展才能。业行呢？那个永远在房间里抄写经卷老得像残疾人一样的老人呢？那个驼着背伏案的姿影，和他的岁月，他的理想，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有些东西，不能指望它们开出花来，因为它们是根。”就这样想起10年前看的《伤心者》，泪流满面。正是因为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人所打下的看似无用的基础，才创造出令我们惊叹的伟大和繁荣。天平之薨，那些没能在历史上被我们铭记的，确实是我们天下得以太平的脊梁啊。

9、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平铺直叙，并无跌宕，但却别有冲淡平和的风味。就像是山间的溪流，似无跌宕，却万古不息。他的《风林火山》和《天平之薨》皆如此。本来嘛，再伟大的英雄，从微观的角度，放之于一时一域，皆巍巍高踞、雄伟不凡者，然以历史的角度看，皆小浪花尔。或曰，此等平实方得历史小说真味。鉴真东渡，是佛教史和中日交流史上的大事件。但鉴真并非唯一的东渡高僧，尚有较之更早有道璿东渡扶桑传法传戒，弘扬禅宗，圆寂时五十余岁。而鉴真东渡之艰难，决心之坚毅，成就之恢弘，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同时，也掩盖了道璿的光芒，连维基上都无有词条。可见不朽的青史也是竞争激烈的稀缺性资源。薄薄一本书，写了许多僧。无论是执着于梦想的荣誉、普照，还是执着于行动的业行，执着于体验的戒融，还是中途还俗的玄朗，各自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执着于功业未必有好的结果，如业行，一生辛劳尽付碧波，或如荣誉，中途病死的如荣誉，玄朗何须因还俗而羞愧？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希望，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人群本是这样，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个性，

各有各的风貌，与蚁群狼群大有不同。而这不同个体的不同选择和不同体验，就共同的构筑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且看青史留名处，背后却有几多丰富背景和渐渐模糊的人影，这大概就是历史小说的迷人之处吧。作家的妙笔轻点着墨，就把背景展开，让那些模糊的面容清晰起来。恰如放翁所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历史已经发生过，但演绎出来，则需无上妙笔，才能不露斧凿痕迹，宛若天成。若国内二月河之流，匠矣。一生一死，怎堪琢磨。人生行径，惟凭自择。功业成败，半由天定。青史尽处，所略良多。

10、井上靖的小说，像一汪清泉，溪水慢流，但节奏有力。这本书并不只是写鉴真东渡，几个配角一样出彩，普照，业行，玄朗，每个人都很有特色，伏案抄经的业行，这人物的其他方面都是模糊，只记得作者说他在抄经时腿会习惯性的抖，对其他事都很漠然，但他抄经抄了一辈子，最后变成一个羸弱的老头，归国途中要时刻守着自己抄写的佛经最终葬身海底。玄朗，看起来最文弱无力的一个，入唐土后，弃掉留学僧的身份，娶了汉妻生子，十余年后想归国叶落，却在最后时刻又自惭放弃。普照，沉稳多思，最终变成最坚定的一个人，邀请鉴真东渡，并和鉴真形成温厚的感情。第六次东渡终于成行，夜里偷逃，普照早上起来看着鉴真那独特毅力的脸，不觉掉下眼泪，大师虽已失明，但已然了然，问，普照遮掩，多少年的沧桑就这样在心中翻滚。戒融也一样，让人深刻，其他留学僧看到的是大唐的繁荣，九街十二衢的宽阔，戒融却看到了人间的疾苦，不再埋首经书间，而是一路流浪体察世情。鉴真就更不用说了。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是在芸芸众生中的你我他。

11、以小说来还原一个历史事件，或是历史人物的难处，也许不仅在于要求事实本身的确信度和真实感，更在于对故事所涉及的人物灵魂的深挖和探索。而这时要求作者对事件和人物的理解，远远超乎一部小说创作的想象力和轻盈，而更接近考古的繁复和求证。有幸读到这本井上靖著的《天平之甍》，讲述了日本天平年间扬州高僧鉴真东渡，将佛法传播到日本的那一段历史。作者并没有将鉴真本人作为主要线索，而是从遣唐的四位日本留学僧之一的普照的视角，从容展开了这一事件的始末原委，并又不动声色地加入一条平行线——在唐土花了毕生精力去抄写经书、期盼将这些经籍带回日本的普通僧人业行的平凡伟绩。这些人物不仅撑开了整个故事的结构，更重要的是，鉴真东渡的背后，正是这些小人物在推波助澜，由他们或平凡或悲壮的人生作为铺垫和底色，才造就了这一篇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历史。四位留学僧志向、性格各不相同：玄朗懒散而胆小，更接近俗人而非僧人；戒融放达不羁，无心做一个埋头学术的僧人而想要走遍唐土；荣睿则秉持日本僧人的庄严使命感，是他提出要招请戒师去日本，来规范日本的僧侣制度，使佛法得到正当的弘扬和阐发。而这四人中，普照则是态度最为开放、最宽容他人的。他熟读各派典籍，不加以妄断，不与人争论，他既不像荣睿那样看不惯玄朗的散漫，也理解戒融要做一个行脚僧的愿望，并积极帮助荣睿去达成他的理想。四人的命运逐渐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戒融首先出奔，离开了寺庙去云游四方。接着，玄朗也因惧怕渡海的危险而退出了。只剩荣睿和普照两人坚持了下来。然而鉴真的东渡遭遇困难重重，不但遇到了国内僧众的反对，且第一次出海就遭遇海难。想当年从唐土到日本的这一段水路，何其艰辛，何其危难，远非今日之人所能想象，唐土和日本之间的往来，仅仅能依靠十几年一次，甚至几十年一次的遣唐船。那些肩负传播文化、学习先进文明的学者官员抛却家园，冒着生命危险，将一身系于舟楫之上，在海中犹如一片纸屑，被海浪无情卷起……然而即使如此的“难”，也不能阻碍鉴真对他承诺于荣睿和普照的话的履行：“是为了法。即使有淼漫沧海隔绝，生命何所惜，大家既然不去，那么我就去。”这一承诺一直延续了十多年。表面上，似乎这件事已经永远被耽搁下来了，鉴真却只是一句淡淡的“随时可以再来”，将光明和希望种进荣睿和普照的心底。十多年间，他们从荒蛮之地的海南开始，一路建寺，一路讲法，一路等待时机再度出发。期间，普照的心情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踏上唐土的二十多岁青年，到不惑之年的平和僧人；从一开始要有一番作为的意气风发，到被困难频频击退、寸步难行的沮丧失落；从对业行抄经的莫名和不解，到接下他的毛笔来补偿因自己无法履行承诺而没有到达日本的经卷，并“在心理上已变得很像业行”……随着荣睿的离世，普照更觉佛路艰辛，前途渺茫。不但无法完成荣睿的遗愿，自己也将终生流荡于故国之外，成为一个孤独漂泊的灵魂。在隔了二十七年之后，日本第十次遣唐使突然到来了，一切都有了峰回路转的局面。这一次，距离普照第一次与鉴真一起踏上赴日的水路已经有十年之遥了。他与鉴真之间虽没有过多语言，但那种不言的默契与承诺却重如泰山。此时的鉴真因一路的劳累颠簸、加之年岁增加已经双目失明了，但他东渡的决心却未曾改变。最终是两人之间对承诺不懈的坚持，让这本来已十分渺茫的梦想得以成真。我一直在想，其实请鉴真东渡并非普照而是荣睿立下的志向，抄写经书也并非普照而是业行的夙愿，但是他们却将自己的愿力灌注进了普照的心中，而普照则是顺应、接纳、理解了他们，并从对命运的顺服中获得了力量与领悟

## 《天平之甍》

。在所有人中，似乎普照是性格最朴素，最不显眼的一个，但他能踏实地安心于命运安排给他的每一境遇，在气质上，似乎与鉴真最为接近了。但是当日本僧侣以鉴真为外国人为由反对让他做戒师时，平素从不与人争执的普照毅然挺身为鉴真辩护，“虽然对方都是铮铮有名的学者，但普照奇异地觉得有辩倒对方的勇气，同时也有很强的意志非要辩倒对方不可。”他成功了。普照的无畏，因为他心中“无我”。书中另两个值得玩味的人，一个是玄朗，一个是业行。作为留学僧来到唐土的玄朗选择离开了僧团，还俗娶汉人为妻，并生有儿女。这符合他一贯以来的性格，然而普照最后一次渡日前，玄朗却带着妻小来找他，请他帮助自己和家人一起回到祖国。意外的是，在一切都安排妥帖之后，玄朗却失踪了，他因内心的愧疚和负罪，战胜了思乡的恳切，羞于再回国面对父老乡亲了。而书中最令人感慨的人物，也许不是未能看见心愿达成的荣誉，而是功亏一篑的留学僧业行。他在唐土弯着腰弓着背抄写了一辈子经书，因知自己的能力有限，再怎样也无法理解经书的深奥，因此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把经典全数抄写下来，传播到日本去，他深信“我抄写的经卷一踏上日本之地，会自己走起来，丢弃我走向各处。”他的心里，由经卷组成的行列会走上佛坛，仿佛曼荼罗一般绽放，他早已在心里建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国佛土，并深深沉醉其中。然而业行和他以生命守护的经卷所乘坐的第一船偏偏遭遇了海难，成百成千的经卷系数沉落水中，带走了它们神圣的使命，也辜负了业行一生的精力，终于它们未能离开业行，未能将他丢弃，却随他一起消逝于绿藻摇晃的海底……人生如海上行舟，常被无法预料的潮涌带走，所谓的“抱负”和“歉疚”亦是一种无常。想到玄朗，想到业行，总有一种深沉的叹息。在普照，他的使命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唐招提寺的工事进行中，有人从唐土给他送来一块甍，所谓的甍，就是放在寺院大栋两端的鸱尾。然而他不知道是谁，又为何要从遥远的唐土送给他这样一块古老而破损的瓦片？然而这一块甍，却深深触动他在唐土所渡过的几十年光阴，也很像是他自己一生的缩影——终其一生，他只不过是像他最后做的那样，将这块象征着自己一生的甍付与了唐招提寺的工事。一块甍轻轻落在彼岸，天平的一场大梦，得以凝固，依归，落下尘埃。

12、鉴真东渡的故事，曾经历史课一句话带过的“唐朝时鉴真东渡了七次才终于去到日本宣扬佛教”。明明是励志片，印象最深的却是其中有个日本来唐的留学僧业行。他因感觉自己资质平平，无所作为，来唐的几十年都埋头于伏案抄写经卷，希望能带回日本，但最终和他的经卷一起永沉海底。毕其一生的精力去做一件事，值不值得，又岂有标准答案。七次渡海，跨度几十年，有人从幼年变中年，有人从中年变老年，有人客死他乡。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毕其一生去做这样一件未必能成功的事情是否值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P.S. 很丢脸的一直把“甍”认成了“甍”。

## 章节试读

### 1、《天平之甍》的笔记-第1页

《天平之甍》与其说是在写鉴真东渡日本传教的传奇，不如说是在写几个日本留学僧在异国的人生和命运。就其主题来说，与其说是在写信徒对信仰的执着，不如说是在写信徒在信仰与生活之间流转浮沉。

### 2、《天平之甍》的笔记-渡海传道者

Az：本書取材於鑒真東渡的故事 一如井上先生的歷史小說風格 細膩而有情懷。大唐帝國無上鼎盛的最後歲月 那四個遣唐渡海而來的日本僧人各自迥異的人生軌跡 鑒真和尚的執著與安詳 還有濤濤大海於彼時人們的可怖 那片波瀾不驚的海 淹沒了多少有志者的進取夢想與濟世情懷 實在引人歎息。語言其實蠻平實的 連描寫都很少 脫離情節之外的議論或抒情也幾乎未見。感染力 倘若有的話 就是故事本身。不知為何 翻閱的時候數次對於大海的形象又關注起來——確切說 是那份無所依憑的恐懼被激發了出來。

古代時候渡海而來去的人 都非憑著孤注一擲的勇氣無以成事的。而那碧波萬頃 又埋葬了多少人的英雄夢想與美好前程。偏偏 多數在風浪中赴死的 又往往是一個國度中的勇士與智者。徒然歎息。

第一章 “我想象这样的事，迄今有很多日本人经历过，不知有几百几千人葬入海底，活着回国的人可能很少。一国的宗教、学问，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这样孕育的，靠许多人的牺牲而来，幸而不死的话应该好好用功。” -P35

第三章 普照坐在业行所托付的木箱旁边，心想必须保护它，免被抛入海中。木箱上放有很大的栈香笼。船主似乎要把最笨重的东西先投入海中，推开普照，要搬经卷的木箱，但因太重搬不动，就举起上面的栈香笼。

船摇动得厉害，使几位船夫跌倒，船主抱着栈香笼滑倒，压在普照身上，吆喝了一声又站了起来。右脚踩在普照与其他乘员之间，普照顺手抱住船主的脚不放，海水像瀑布般落下来。突然在狂风暴雨漆黑的天空传来声音：

“不得抛弃！”

船主一时惊慌失措，放掉抱着的栈香笼。

“不得抛弃！”

声音第二次传来时，船主仿佛被什么打中了，蹒跚地向后仆倒下去。 -P112

第五章 天晓，普照醒过来，才看到失明了的鉴真师父的容貌。鉴真不知是否还在睡眠中，背靠船缘坐着，略微抬起头来。普照以为三年的岁月一定催使和尚更加苍老，想不到更为年轻。两眼虽失明，却了无阴沉的感觉，原有严厉如古武士的风格变得更为从容，使六十六岁的鉴真的容貌显得安静明亮。

鉴真突然转向隔有十几尺远的普照。由正面看来，虽然稳和，但仍是鉴真才有的意志力独特的那张脸孔。

“照啊！睡得好？”

鉴真说。

“刚刚醒过来，老师您怎么知道？”

普照吃惊地说。

“瞎了眼，怎么知道，刚才我已唤了你几声。”

说着鉴真笑了。普照笑不出来，面向拂晓的江上寒风。普照一任眼泪流下脸颊，虽然未出一声，鉴真问了：

## 《天平之甍》

“照，你在哭吗？”

普照呜咽着回答：“没有啊！”-P165

普照一时想起，这位老僧回日本后不知要做什么，既无僧侣的任何特殊资格，恐怕亦不具有对经典的特殊知识，归国后不可能有什么可期的。不知是否看透了普照的心思，业行说：

“我抄写的经卷一踏上日本之地，会自己走起来，丢弃我走向各处。许多僧侣读它们、抄它们、学它们。佛陀的心、佛陀的教训会正确地传布各地，会建筑佛殿，所有的行事越盛，各寺庙改变装饰的样式，连供物放法也都会不一样。”-P173

二十日破晓，普照不知是做梦或是现实，听到业行的喊叫声而睁开了眼。虽然没有什么可资证明，但普照深信不疑那是业行的喊叫声。波浪汹涌，船仍然像树叶飘荡，船被带到巨浪的顶峰，再被丢下波涛的谷底。每当船掉下谷底时，普照的眼睛可以奇异地窥见清澄的海面。潮水呈透明的青色，看到条条绿色的长藻在海底摇动，然后有几十卷的经卷次第沉落下去，经卷一卷一卷地颤抖着连续落入潮水，消逝于绿藻摇晃的海底。那一卷一卷，间隔急促的沉入海底的过程，具有永远无止无境地倾倒的景象，予人再也无法挽回的真实的丧失感。每当这样的海面映入眼帘，普照听到不知从何处而来的业行悲痛的叫声。-P175~176

离别了二十年再度踏上故国的土地，普照觉得故国的一切显得渺小。山、川、森林、平原还有散出于平原的聚落，什么都很小。空气则清澄美妙，与中国大陆相比则觉得又芳香气息。-P177

### 3、《天平之甍》的笔记-第43页

两三天之后，荣睿与玄朗来访，普照效仿戒融，询问两位同道来唐的最大感受是什么。荣睿正襟危坐，昂然地说：“我觉得这个国家目前正处于顶峰状态，这是我最深刻的印象，有百花盛开之感。此后学问、政治、文化各方面均恐有衰退的可能。趁此机会我们要多汲取能够汲取的东西，犹如蜂蜜采花粉。各国都有很多留学生来在这两大都城采花粉，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又说，“还有，这里有好多人在生存，与佛教、政治、学问都无关，却以生物的意志在吃、在睡、在生活。”

### 4、《天平之甍》的笔记-第173页

“但鉴真的东渡赴日，与业行一字一句不易地抄写的庞大经典之山，普照没法正确判断究竟哪一样对故国更有价值。普照只知道，这边是一个人于其一生中摒弃了人的生活，全力以赴；那边是牺牲了两条性命与多人长久的流浪才换取得来。”

### 5、《天平之甍》的笔记-第15页

“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六祖言毕，众徒作礼而退。

### 6、《天平之甍》的笔记-第57页

“灯树千光耀，花艳七枝开”。世上岂能有如此繁华的市容！但当一如诗句所形容的热闹街道展现眼前时，普照却逐渐地感到空虚寂寞。

### 7、《天平之甍》的笔记-第15页

昔时我极喜欢“一杯看剑气，二杯生分别，三杯上马去”式的分道扬镳，于今觉得虽是意气风发，然终有一些负气的烟火味。我更喜欢六祖慧能的心平气和，他说的是“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六祖言毕，徒众作礼而退。

此心本净 无可取舍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 《天平之甍》

### 8、《天平之甍》的笔记-时移事往--朱天心

昔時我極喜歡「一杯看劍氣，二杯生分別，三杯上馬去」式的分道揚鑣，於今覺得雖是意氣風發，然終有一些負氣的煙火味。我更喜歡六祖慧能的心平氣和，他說的是「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六祖言畢，徒眾作禮而退。

我今便也珍惜儕輩的一顆無可取捨的淨心，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唯也與六祖當日的徒眾一般，最老實最誠心的聆聽竟，深深作禮而退。

### 9、《天平之甍》的笔记-第78页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人生难得，中国难生

### 10、《天平之甍》的笔记-第15页

我想起我喜欢的《天平之甍》，几个日本僧人耗费一生在异域之境抄写了上千卷经文，以四艘船载回日本，但在怒涛中因沉船而使大批经文一卷卷沉入海中。那样的残酷和虚掷。——骆以军

#### 时移事往-----朱天心

流水十年间，从高一数学堂上一笔一笔成字成句成小说地写起到现在，虽才出了薄薄四本书，但已愈觉得再没什么题材可写了，虽然生活圈子比学生时代已大得太多，所阅人事也不少，但是一桩桩的人事都是枯荒得令人一点都不想写，我顿时才明白已读过千遍的《庄子·逍遥游》里的话：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明白后，悲从中来，原来这样逐渐枯薄的人世，除非甘心去写芥子，纵还有不世出的英雄豪杰，写来也是叫人不能懂的，只因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若果人世的深厚大若五湖四海，即若写一微微芥子也是必有可观的，如我们章回说部里的那些匹夫匹妇，如张爱玲笔下小奸小坏而我们却怜喜的人们，如我想一谈的日本作家井上靖的作品《天平之甍》。

《天平之甍》一书的背景，是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年间，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唐玄宗开元天宝时。圣武天皇天平四年（公元七三二年），天皇派遣第九次遣唐使至中国，庞大的使节团中有四名年方二十的小小留学僧，留学大唐期间除学习佛法外，还奉命负责自大唐请一位高僧回日本授戒，因为彼时日本虽然佛法兴隆，但佛界尚无一一位具备三师七证可以授戒的高僧，又且有大批的流民为逃兵役赋税而混进佛界，使得佛俗混乱，纲纪大坠，为求澄清日本佛界和社会政治上的安定，也迫切需要请来这样一位中国高僧，但当时渡海难如登天，渺漫沧海，百无一至，即使为传佛法，也没人有勇气东渡，此中唯一人毫不犹疑地答应，是四位留学僧想都不敢想的“江淮之间，独为化主”的扬州高僧鉴真和尚，其时鉴真已五十五岁，相貌却仍骨格严整，巍然如山，有伟人气质，额宽，眼、鼻、口皆大而稳定，顶骨秀气，颞部却颇有意志地展开。留学僧觉得这位高名高德的僧侣，很像故国的武将。

自鉴真答应东渡后，从天宝二年开始进行，前后历经六次才成功抵日，历时十有一年，其中一次还曾漂流到海南岛，而鉴真也在第五次失败后，双目因屡遭盐性海风吹损而告失明，但以六十六之高龄抵日后还多有作为，除了广泛地将中华文化第一手地传给日人外，也在奈良筑一至今尚存的“唐招提寺”，若说彼时的奈良东大寺为国立大学，那么唐招提寺就是讲授佛典与授僧戒律的私立大学了，而因为鉴真的缘故，私立大学的权威高过国立大学甚多。

唐招提寺的建造，在在表现其对日本宗教界、艺术界、文学界的伟大贡献。尤以唐招提寺的主要建筑物“金堂”，不仅是代表日本奈良时代建筑的第一遗构，而且其柱上的组织——MITESAKI所完成的形式，也成为后世日本建筑主流之所谓“和样”之基点。此外，鉴真弟子之对于佛像雕刻（鉴真逝世前，由其弟子所刻木像为日本现存最古的肖像）、汉学著作、梵唱之发达的贡献，以及医学知识的介绍，都有永垂不朽的功绩。

## 《天平之甍》

井上靖与川端、三岛一样都是巨匠级的大家，作品除多产多样性及多获奖外，另有诸多以我国历史或边疆古迹作背景的文章小说，如得过“每日文学奖”的《敦煌》、《楼兰》等。此一鉴真和尚的史事，是井上靖依据奈良时代的著名文人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而以小说笔法写成。鉴真的感人形迹先不提，其中的四名留学僧，于鲜为人翻阅的冷僻史料中不过就是两字一名，一个无意义的符号，历史长河中的小小芥子一粒罢了，但是井上靖却重新给了他们血肉灵魂，让遥遥千有余年后的我们读来只觉神往难忘极了。

小说的开始，在日本兴福寺院内，荣睿、普照二僧于早春的阳光下讨论着是否要随遣唐使团赴唐，其时樱花含苞待放，晨风凛冽。尔后四僧在赴唐的船上，边晕船呕吐边终夜互诉大志和年轻时自己所坚信的哲学，大风大浪里未来生死尚不知，也不过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大孩子，我看了太熟悉而心痛，叫我想起在学生时代总有那么几个好朋友吧，隐隐感觉前程人世沧桑的不可抗拒不可测，因此更不甘心啊，终宵不寐地抒怀言志，一张张因认真执着而发白发亮的年轻的脸，叫我不能残忍地去想象十年后此座中竟是谁人方能经得住？

四留学僧在唐共待了二十多年，其中一名叫玄朗的，娶了唐女为妻，育有一子一女，也曾想携妻儿回故国，但到底还是在扬州西南的一市场里做大唐寻常百姓终老，他本是四人中志气最高、乡愁最重的。另一留学僧戒融则半途放弃了唐朝优渥的衣粮支给以学法相究奥义资格，而做个“走在乞丐、病人、烦恼的人的前面，从城镇到村落，在街头讲道说法”的行脚僧，而其中最老实安分的普照，虽然很不能同意戒融的做法，但到底暗暗去替他送行。

在洛阳建春门送走了托钵打扮的戒融，普照无来由的有些寂寥之感，虽然正浴在早春的阳光下，而伊水温暖，河畔的杨柳在暖风中摇曳着，李花就要绽放的季节，附近已可以看见几对游春行乐的人们了。

自此一别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后，两人不意在珠江口重逢，便在拥挤的码头上，随便拣了家小铺坐下叙叙这些年间的事儿。此时的普照正为第五次的渡海失败忧烦，戒融却也答道：“彼此皆为渡海辛苦！”原来他也正拟搭船去天竺，归途则打算走玄奘《大唐西域记》之路回唐。戒融热烈地谈着玄奘事迹，天竺之路以及关于旅行之类的书名。

二十年后，志趣和所认定所舍身的仍然不同……“同样是为渡海辛苦，但我的跟你的就是不一样！”普照很想这样反驳戒融，但是在这待了二十年仍觉是异国的人们群集的码头，听异国的语言，喝异国的酒，眼见异国的船只在港里来去，想归想，普照终未否定戒融的话。

四僧中的最后一人叫荣睿，是比普照又不同的另一种善心诚实男，他也是乖弟子，几番追随鉴真渡海不成，终在第五次失败后病逝于途中，鉴真因为他的死而哀励悲切万分。他在人世里这样委婉驯良地匆匆行过，很叫人为之思省叹息的。

普照是四人中唯一跟随鉴真回到日本的留学僧，他自始至终抱负和灵机似都不如其他三人，甚至只是个寻常孤僻的老单身汉。鉴真一行抵日后，便迅速地在奈良的大佛殿西赶建戒坛院，待戒坛院落成准备进行授戒时，一干以贤璟为首的日本布衣高行之僧，突又反对以鉴真的授戒作为佛道入门的正仪，而主张自誓授戒即可。争执不下的结果，双方约了来日在兴福寺维摩堂讨论，哪方辩赢便依哪方。

此辩论会实在事关重大，又且贤璟一方都是日本铮铮有名的学者，非有很强的意志力，欲辩倒对方是不可能的。鉴真弟子中有辩才者虽不少，但首先日语上的不能自如，便就弱了气势，此时一向讷于言辞的普照挺身而出。

## 《天平之甍》

是日，堂内爆满，群贤毕至，堂外也围满了听众。贤璟等引《占察经》据以辩论，普照以《瑜伽论》抉择分五十三卷责问对方，贤璟等无以回答，普照两次催请对方答复，贤璟等依然无法回答，瞬间堂内屏息等待。普照也没想什么，但不知为了什么，略微仰着脸坐在稍暗堂中的普照，一刹那在脑际浮起了在端州龙兴寺客死的荣誉。

会后，包括贤璟等在内的八十余名僧侣弃旧戒，于戒坛院受戒。自此之后，普照声名大起，便住东大寺维摩堂专门说开遮、讲律疏。

我屡屡惊叹释迦与其弟子当年舌战婆罗门的战况惨烈，绝非如以往印象中的谈天说地不着边际的云淡风轻，而是直如孔孟当年一样的“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释迦生生一个弟子阿难不就极似孔子路吗？而子路死时的不忘先正正衣冠最是叫我读了泪下。当是之时，普照普照，你也可知道座中最热泪如倾却又笑得最安心的是谁吗？

除此四人外，不能不提的是另一早他们三十年到唐留学的老僧业行。我不知道史籍中可载有业行此人，又或只是井上靖文学的虚构。但我相信真实的历史里绝对存在过这个人的。

日本留学僧在唐早有多人闻名，如我们熟悉的吉备真备，如曾受玄宗赐位三品和紫色袈裟的玄昉，和官任门下省左补阙的阿倍仲麻吕。老和尚业行约是他们一辈的，但待在大唐约三十年，既没周游盛唐风景，也没见过任何大唐风流名士，是个只管埋首抄经的土包子。普照初见他时，很惊异他的脸是“自来唐土后所见最与唐土无关的脸”，而这样的一张脸上始终荡漾一种普照永远不懂的恍惚朦胧的神情。望着堆满房间的古文书或经卷的业行匆匆说道：“太迟了，经典也好，经卷也好，现在日本最需要的是——一字不误的抄写本。”业行的这种死功夫，似也未被同侪或后辈所珍重，只普照不知怎的老是对他无法忘情，每隔一两年总要去业行处看看，两人其实也说不上话，唯普照是更怕占用了业行抄经的时间。

后来业行听闻普照将随鉴真返日，便托他将已抄毕的经卷先带回日本，把在唐三十年的所有心血托付给普照，只因普照答应他“万一船遇难不得不抛弃船货时，我本人愿意代替经卷入海”。当时渡海艰难，若遇危急，多是将重物抛弃海中，经卷一点几大木箱，届时在旁人眼中自是第一当弃之物，所以业行会作如此要求，而普照也全心平和地答应了。

结果那次的东渡给漂流到海南岛去了，经卷保是保住，唯因一行人顾虑北上回京之路太过遥远，便将经卷全部送给当地万安州的大云寺。普照辗转回到洛阳，并找到业行已是两年后的事了。当比以前更加瘦小且不闻世事的业行乍见普照的惊愕，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因为他以为经卷早已随普照安然抵日且传扬开了。普照忙把那次船难及这两年的生活和经卷的下落，都向业行报告了，业行难得极有力气地怒责了普照一顿，普照只得答应他在等候下次船期的期间，替业行把留在大云寺的那些经卷补抄齐。

此后，普照一方面打听鉴真的消息，一方面每日执笔抄经。普照开始抄经以后，才发现那是非常花费时间与劳力的工作，从早到晚不出门地伏案抄写，一天的分量也很有限。如此的情况中，普照送走了天宝十年。但所期待渡日的便船仍未到来，其实普照无法明白判断自己是不是真正在盼望渡日的便船早日到来。普照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心理上已变得很像业行，为业行补抄的经卷在过去一年中已抄有三十余卷，不过那只是二分之一左右而已，在未全部抄完以前，但愿那便船不要来，普照发觉自己深为这种矛盾的想法所困扰，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业行的脸上始终不去的那种含糊朦胧复杂神情的原因了。

天宝十二年，终于有遣唐使团回日本了，此次也就是普照与鉴真的第六次渡海。业行在此时把能抄的经已悉数抄毕，便一道亲自护送经卷回国。此行总共有四艘船，普照鉴真在一船，业行在阿倍仲麻吕的那艘，因是大使的船，船体较大可堆经卷，有渡海经验的船夫分配得也多，安全性自然大了许多。

## 《天平之甍》

出发的头几日，船队仍沿着大陆行行停停，有时停泊十数日，只等顺风。业行总不跟其他人一样上岸观光游览，歇歇海上风浪之苦，只老实安分地坐在那些如山的经卷堆里，普照从岸上望着海上暮色里的业行，把那样一个人置于广阔明亮的风景之中，无情地裸露出他在唐土所受的劳苦，不似唐人，也不似日本人，只是一个弯了腰、瘦小的老人，伫立在海风中罢了。普照一时担心起这位老僧土包子回日本后不知要做什么，既无僧侣的任何特殊资格，也不具有对经典的特殊知识，归国后不可能有什么可期的。业行却像看透了普照的忧心似的答他：“我抄写的经卷一踏日本之地，会自己走起来，丢弃我走向各处。许多的僧侣读他们、抄他们、学他们。佛陀的心、佛陀的教训会正确地传布各地。阿弥陀佛之前，内阵撒花来象征二十五菩萨，在日本是菊花或茶花，象征五如来吊下五叶幡，还有……”天暗风冷，普照注视着业行的背影，冲动地很想再跟业行见面，也奇怪二十年来自己对业行始终不解的那种难言之情。

自此一别，业行所搭的第一船便再也没消息了。普照抵日后，很久才得知他们的船灾难的消息，李白亦曾有诗吊阿倍仲麻吕：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最后一次的消息，原来他们的船是远流至安南州沿岸，大部分乘员为土人所杀或病歿，只阿倍仲麻吕和二三随员仅以身幸免，生存者之中没有业行。仲麻吕返日不成，只得再仕唐朝。这消息到日本时，又是四年后了，其间唐有安禄山之乱，玄宗蜀都蒙尘。

对于业行这样的一生真是好不难说，他在大唐的三十年，几是中国文治武功最绚丽灿烂的时候，但皆两相无涉；又且最后连三十年心血所抄经卷都全付碧海，是个悄悄走过历史一生甚至没半点功过可言的人，喜欢成败论英雄或急究现世造形如我的人，或轻易一棒就可打落掉他，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也像普照一样对他念念不忘啊！或许他们所处时代的人世背景是如此深厚，以致所思所想所怨所怒所欢悦所终身企求的，不论值与不值，皆是掷地可作金石声的有分量。我真庆幸一千两百年后，有位井上靖能懂得他们，且如此写下。

四年前，曾经一游唐招提寺，当时还不甚了解此段历史，只知道那时邓小平访美完正拟访日，表示要将鉴真和尚的灵骨接回扬州老家供奉，虽然未被接受，鉴真和尚事迹却因此而又被重新炒热。

我们去唐招提寺的前一天，是游访京都龙安寺，龙安寺以禅宗石庭著名于世。所谓的禅宗石庭，就是一方大若篮球场的庭院，石庭铺满细白似雪的砂石而未植任何花木，唯闲散置了七八块天然大石，观者不分男女国籍，皆静坐廊下，端详凝神，寺壁上悬的告示木板上，也写道这是禅宗和尚用心造的庭院，观者也当以心观之。

我起先也聆训肃穆虔敬观之，久了到底暴躁起来。心想真要能知悦此庭亦只能随因缘际会，哪是如此硬生参老至死？只觉眼前此景此众殊可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风力所转，终成败坏，岂知若脱离了彼机端，即无论是与错，终皆归于败坏。白云重重，红日杲杲，左顾无暇，右顾已老。

唉……又或者这其中“众生颠倒，迷己逐物”的其实就只我一人吧。

次日便游唐招提寺了。寺在奈良市五条町，我们在一名“西京”的小站下车，招了计程车，车穿过一片平野，随丘陵地略有起伏的田间道旁，时时可见斑驳而古朴的土垣，垣顶的覆瓦不是爬满青苔，就是有奇花异草从断垣裂壁里探头向有人烟的路端。车行不久便到达了唐招提寺的南大门外，我们下车步行，一进南大门，是一条平坦宽大铺满细白砂的行道，道的尽头，便是主要建筑金堂了。大殿高约十五丈，横长约三十丈，殿前有八根圆木大柱，已呈棕黑的木质配上雪白的壁和地上的白砂，真是简

## 《天平之薨》

单而又大气极了。我看了凭空大大地震动，以为一星期来在京都所看过的各种寺庙，没有可与它比的。

金堂后是一较小但形制相仿的讲堂，是当日鉴真和尚讲经之处，讲堂的地基高爽，我们去的那日，在整修没开放，但光这样看看，便很够我们想象在里头上课的光景，那日影透过细格长窗，停伫在槛柱间陈列着的听讲的长席，只觉浩浩阴阳移，乾坤日月光。

除此之外，另有钟楼、僧舍、戒坛、舍利殿和经藏楼等。从讲堂东侧向北，穿过一道耳门，便有一小径，向西可通鉴真和尚的庙堂和墓园。我们静静地一一看过，一时地无甚知觉，便仍回到我极喜欢的金堂檐下坐坐。此时太阳西斜，正下到屋顶处，那有名的屋脊两端的雕尾像巨鸟喙要去衔日似的，有一千两百年了……对啊，这才叫做用心去造的寺庙啊！前一日游龙安寺的不平之气，这才给平服。鉴真造此寺时，双目早已失明，这不是用心造是用什么造的？而什么样强的意志力，叫他如此花十数年渡海来此异地，凭着脑海里的记忆指挥造出与故国一模一样的寺庙啊？大概只有宗教和恋爱能叫人产生如此大的力量吧！因为以为自己所信所爱的，是世上唯一绝对的，既相信世上有绝对的东西，便忙不迭把自己从争执烦扰的尘世中抽身而出，以身为牲，献给这个绝对吧。

我每喜欢印度民族和佛教文化的温婉聪明，因而更不愿意正视它与汉文化相较之下总会有的欠缺之处。我是最容易对心爱的人心爱的物事下狠绝之言的，因为是自己喜爱的，实则也是责到自己身上来啊。我不知道对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同侪，究竟我才是那嘲笑大鹏的斥，或我是心向九万里的大鹏而无人能识？其实，又怎么能现下就得到答案呢？雪窦禅师不是都说了吗？“出草入草，谁能寻讨，白云重重，红日杲杲，左顾无暇，右顾已老，君不见寒山子，行太早，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

禅语不仁诗语险。

昔时我极喜欢“一杯看剑气，二杯生分别，三杯上马去”式的分道扬镳，于今觉得虽是意气风发，然终有一些负气的烟火味。我更喜欢六祖慧能的心平气和，他说的是“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六祖言毕，徒众作礼而退。

我今便也珍惜侪辈的一颗无可取舍的净心，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唯也与六祖当日的徒众一般，最老实最诚心的聆听竟，深深作礼而退。

一九八〇年

### 11、《天平之薨》的笔记-第198页

《东征传》的卷末载有撰者淡海三船“初谒大和上三首并序”一文，其中有“我是无名客，长迷有漏津。今朝蒙善诱，怀抱绝埃尘”之句，把初遇鉴真时的感动，深切地表现出来。

### 12、《天平之薨》的笔记-第92页

讲解经论一月。当地的人每夜聚集于此，一夜人们看到陌生奇异的百数位梵僧在塔的周围游行。其时在场的人皆不觉塔之小及环绕游行的侏儒不自然，看起来似乎都大了。

### 13、《天平之薨》的笔记-第43页

“还有，这里有好多人在生存，与佛教、政治、学问都无关，却以生物的意志在吃、在睡、在生活。”

## 《天平之薨》

戒融以“云、黄河之流”表现的，荣誉则代之以“生物的意志”。普照不禁说：

“戒融也说同样的话”

### 14、《天平之薨》的笔记-第172页

把业行置于广阔明亮的风景之中，无情地裸露出其在唐土所受的苦劳。

### 15、《天平之薨》的笔记-第112页

P112（我觉得全书最最轰然恐怖的逼真描写在此，虽是淡淡，却字字敲入心房，无一字费衍，功力实在过于深厚！后记中井上靖也写到《唐大和上东征传》中的引文，可见此处亦是触动作者之处，是用了全力的）

普照坐在业行所托付的木箱旁边，心想必须保护它，免被抛入海中。木箱上放有很大的栈香笼。船主似乎要把最笨重的东西先投入海中，推开普照，要搬经卷的木箱，但因太重搬不动，就举起上面的栈香笼。

船摇动得厉害，使几位船夫跌倒，船主抱着栈香笼莲滑到，压在普照身上，吆喝了一声又站了起来。右脚踩在普照与其他乘员之间，普照顺手抱住船主的脚不放，海水像瀑布般落下来。突然在狂风暴雨漆黑的天空传来声音：

“不得抛弃！”

船主一时惊慌失措，放掉抱着的栈香笼。

“不得抛弃！”

声音第二次传来时，船主仿佛被什么打中了，蹒跚地向后仆倒下去。

### P164（多年之后，普照终于又见到鉴真，井上靖终于出现了一段全书最煽情之处的描写）

鉴真突然转向隔有十几尺远的普照。由正面看来，虽然稳和，但仍是鉴真才有的意志力独特的那张脸孔。

“照啊！睡得好？”

鉴真说。

“刚刚醒过来，老师您怎么知道？”

普照吃惊地说。

“瞎了眼，怎么知道，刚才我已唤了你几声。”

说着鉴真笑了。普照笑不出来，面向拂晓的江上寒风。普照一任眼泪流下脸颊，虽然未出一声，鉴真

## 《天平之薨》

问了：

“照，你在哭吗？”

普照呜咽着回答：“没有啊！”

（这是全文普照第一次直接的情感流露，读来心颤不已）

p175 二十日破晓，普照不知是做梦或是现实，听到业行的喊叫声而睁开了眼。虽然没有什么可资证明，但普照深信不疑那是业行的喊叫声。波浪汹涌，船仍然像树叶飘荡，船被带到巨浪的顶峰，再被丢下波涛的谷底。每当船掉下谷底时，普照的眼睛可以奇异地窥见清澄的海面。潮水呈透明的青色，看到条条绿色的长藻在海底摇动，然后有几十卷的经卷次第沉落下去，经卷一卷一卷地颤抖着连续落入潮水，消逝于绿藻摇晃的海底。那一卷一卷，间隔急促的沉入海底的过程，具有永远无止无境地倾倒的景象，予以再也无法挽回的真实的丧失感。每当这样的海面映入眼帘，普照听到不知从何处而来的业行悲痛的声音。

（啊，这一段是全书少有的有细致描写的地方，终于于克制的情感中见到了一点波动。真是不忍细读啊！真是沉重）

p176 船有无数次涌上波涛之山，又沉下波涛之谷。普照一次又一次听到业行的喊叫，看到数不尽的经卷一一滚落清澈的潮水中。

P176 普照抱着冰冷的心，定神环顾四周，穿飘荡在高大的波涛上，海浪虽然汹涌，却有暴风雨已过险境的异样安静。在天明后白色阳光之下的海面上，与幻觉不同，竟是漆黑的怒涛。

P177 离别了二十年再度踏上故国的土地，普照觉得故国的一切显得渺小。山、川、森林、平原还有散出于平原的聚落，什么都很小。空气则清澄美妙，与中国大陆相比则觉得又芳香气息。

（这是20年之后普照终于回到日本，井上靖太克制了啊！写得真好啊！一切都归于平淡）

P190 鉴真圆寂实在唐招提寺完成的第四年天平宝字七年春天，弟子僧忍基梦见讲经堂栋梁摧折，惊恐地认为会是和尚将迁化的预兆，乃率诸弟子临写鉴真的肖像。这年五月六日鉴真结跏趺坐面西而寂，年七十六。死后三日，头部仍然温暖，因而久久不能下葬。

（关于这部书的结尾，井上靖是这样交代的。）

P191 普照的歿年不详，有关戒融的信息传来时，他可能已告物故。若这时尚在人间，普照已是年近六十岁的人。

精彩！！！！

### 16、《天平之薨》的笔记-第40页

戒融以“是这么一回事吗”的表情说：

“来到大唐之后首先看到的是饥饿的百姓，你不也看到了？在苏州时每日见到的就是饥饿的难民，真是看腻了”

诚如戒融所说，踏上唐土的前年，夏天因遭大旱，秋后复逢涝灾而农作歉收，到处充满饥民，那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饥馑。

“那么多的难民如在日本就惨了，在这个国家难民像流云、像黄河的水在流动，不就像自然现象之一吗？为经典语义一言一句的诠释所牵制的日本和尚，在我看来简直是愚笨透顶，想来佛陀的教训应该是更悠远广阔，连结于黄河之长流、白云之漂流与难民之流动才对。”

### 17、《天平之薨》的笔记-？

一个人于其一生中摒弃了人的生活，全力以赴。

### 18、《天平之薨》的笔记-第1页

在这个国家难民像流云、像黄河的水在流动，不就是自然现象之一吗？想来佛陀的教训应该是更悠远广阔，连接于黄河之长流、白云之漂流与难民之流动才对。

玄昉入唐后进入濮阳之寺，行基在日本走入庶民之中。玄昉学法相，行基给病者药物，为烦恼的人祷告，在没桥的地方造桥，在街头讲道。玄昉在异国学法相，究其奥义，由于才学出众，受其留学国的天子赏赐紫袈裟。行基走动在乞丐、病人、烦恼的人之中，从这城到那镇，从这田庄到那村落，行走说法。

鉴真：“是为了法。即使有淼漫沧海隔绝，生命何所惜，大家既然不去，那么我就去。”

中央大运河以南北贯穿，东西有十二条街路。大小河川上所架的二十四座桥、运河两岸所建仓库之屋脊，还有大小迦蓝隐没其间的树木都在冬阳下发出清冷的光辉。

“从大唐国掠夺贵重之物（鉴真和经卷），这种兴奋让荣睿的面容始终显得冷峻。”狼子野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中日心态的差异。中国人对异族的厚待宽容在大唐王朝的绝对自信下还是在世风与律法的控制下的。自清已降，国势衰微，就演化成唯洋人是瞻。

新伽蓝竣工，鉴真登坛授戒，讲律度僧。普照此时再度目睹和尚严峻的风貌，禁不住眼泪沿着脸颊流下来。经过多年的流浪生活未受伤害，到处建寺、授戒、度人的和尚宛如佛陀。

一个人于其一生中摒弃了人的生活，全力以赴。

潮水呈透明的青色，看到条条绿色的长藻在海底摇动。然后有几十卷经卷次第沉落先去，经卷一卷一卷颤抖着连续落入潮水，消逝于绿藻摇晃的海底。那一卷一卷，间隔急促的沉入海底的过程，具有永远无止无休地倾倒的景象，予人再也无法挽回的真实的丧失感。

：普照有一天探访眷经所，看见众僧各自面向书案抄经。普照久久不能离开，坐在眷经所一角，想起在长安禅定寺、扬州禅智寺、洛阳大福先寺，还有那些如今已忘记其名的洛阳郊外小寺，业行屈身面向书案的身影。

---

普照的多重人生，轨迹重合延展。跟随中转化演进个人意志。僧人修行读书行路心性之别。业行的意义，空与执念。佛门子弟的虔诚与皇权下的名利争斗。鉴真真意在行，结果居次。

### 19、《天平之薨》的笔记-第184页

普照有一天探访眷经所，看见众僧各自面向书案抄经。普照久久不能离开，坐在眷经所的一角，想起在长安禅定寺、扬州禅智寺、洛阳大福先寺，还有那些如今已忘记其名的洛阳郊外小寺，业行屈

## 《天平之甍》

身面向书案的背影。普照想起在阿古奈波岛的台地上，最后与业行同在一起的时候，业行像被什么附身，念念有词地滑出口来，说内阵为象征二十五菩萨，撒二十五朵花……记得业行说的是茶花，一时不知是悲哀抑是懊恼的感情自五内涌上来。

### 20、《天平之甍》的笔记-第47页

“玄昉于行基同是义渊之门，年龄也差不多吧，玄昉入唐后进入濮阳之寺，行基在日本走入庶民之中。玄昉学法相，行基给病者药物，为烦恼的人祷告，在没桥的地方造桥，在街头讲道。

玄昉在异国学法相，究其奥义，由于才学出众，受其留学国的天子赏赐紫袈裟。

行基走动在乞丐、病人、烦恼的人之中，从这城到那镇，从这田庄到那村落，行走说法”

不知不觉间，戒融兴奋地搭谈着，奇怪地大家竟为戒融的口气压倒而沉默不语。

戒融突然停下来，有点害羞，然后笑着说：“所以我不知道谁伟大！”

讲完话，背着普照他们走开

### 21、《天平之甍》的笔记-第21页

当时派遣遣唐使开支浩大,路途险恶,其主要目的在于宗教与文化,即使有政治上的企图亦微不足道。虽然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诸国的兴亡变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这一小小的岛国,但是这时期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成为正规国家。初行律令才九十年,佛教传入才一百八十年,政治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但一切尚混乱不清,未成制度,仅维持其外貌而已,亟须从先进的中国学习之处亟多。日本当时的情形犹如人之未及成年;犹如季节初春三月寒气未消时。如今日本已从长辈这里习得文化精髓,得了部分传承,不敢夸张,但至少是吸取了一些东西长成了有自己想法的人了,反观余,牲畜在长辈的尸体上啃食血肉,桌上的笔纸散落一地,肉吃完了该怎么办呢,笔掉了就是掉了,牲畜捡起来也是写不了字的,照猫画虎罢了,可笑至极。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并非空穴来风啊。

### 22、《天平之甍》的笔记-第12页

对于业行这样的一生真是好不难说,他在大唐的三十年,几是中国文治武功最绚丽灿烂的时候,但皆两相无涉;又且后连三十年心血所抄经卷都全付碧海,是个悄悄走过历史一生,甚至没半点功过可言的人,喜欢成败论英雄或急究现世造形如我的人,或轻易一棒就可打落掉他,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也像普照一样对他念念不忘啊!或许他们所处时代的人世背景是如此深厚,以致所思所想所怨所怒所欢悦所终身企求的,不论值与不值,皆是掷地可作金石声的有分量。

### 23、《天平之甍》的笔记-第79页

仍没有人回答。鉴真三度开口：

是为了法。即使有淼漫沧海隔绝，生命何所惜，大家既然不去，那么我就去。

没人敢再反对，瞬间所有的事情都决定了。

## 《天平之薨》

访者只有荣誉开口。其他的人不必多说一言。普照感觉自己置身于难以言状的陶醉感之中。三十余位僧侣皆低下头表示愿与鉴真共同渡日。鉴真一一呼其名，应声抬头。叫了十七名，不复再叫。鉴真与十七名高足渡日之事须臾间就这么定了。

### 24、《天平之薨》的笔记-第15页

我是最容易对心爱的人心爱的物事下狠绝之言的，因为是自己喜爱的，实则也是责到自己身上来啊。出草入草，谁能寻讨，白云重重，红日杲杲，左顾无暇，右顾已老，君不见寒山子，行太早，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

### 25、《天平之薨》的笔记-第41页

戒融以热切的语气继续说，

“有一天习惯了唐土的生活，我要用自己的脚步遍走这一片广大的土地。披僧衣、受布施，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普照注视着戒融的大面孔，心想戒融真的会那样做的。

“但是总要选些什么学学吧！”普照说

“整日伏在案上就算学习吗？”

戒融断然说。不管戒融说什么，普照对这个人倒是早已没有以前在渡唐船中的反感了。虽然不能明白的指出来，但是普照至少感觉戒融持有自己所没有的某些东西

### 26、《天平之薨》的笔记-第176页

船有无数次涌上波涛之山，又沉下波涛之谷。普照一次又一次听到业行的叫喊，看到数不尽的经卷一一滚落清澈的潮水中。

# 《天平之薨》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